

# 私立复旦大学女生宿舍“东宫”(下)

◆ 周桂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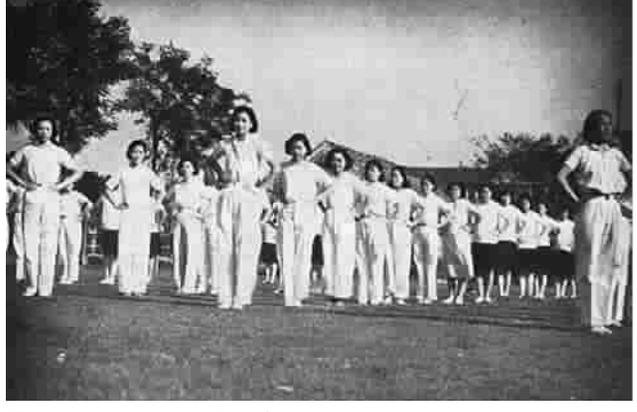
## “东宫”佳人的传奇人生

1927年第一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中，有一位名叫严幼韵的闺秀，长得十分漂亮。在“东宫”建造前，她总是坐自家的轿车从位于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。轿车配有司机，车牌号是八十四号。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的“爱的花”。严幼韵的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“老九章绸布庄”，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，因此她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，令人眼花缭乱。“爱的花”这一外号于是越来越响亮，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只知道“爱的花”，反而忘记了她的真名。

严幼韵当时在整个上海都十分有名。她常常在各种舞会上出现，以其风姿倾倒众人。后来，她嫁给了外交官杨光注。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，日军攻占马尼拉，时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注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杀害。面对命运骤变，严幼韵这位几乎没有吃过苦的上海滩名媛却镇定地承受着一切，含辛茹苦地带领外交官家属的大家庭顽强地生活下来——她不仅带领她们在马尼拉的院子里养起了鸡和猪，还学会自己做酱油、肥皂。抗战胜利后，她到联合国担任礼宾司官员，后来嫁给著名外交官顾维钧。现年110周岁与复旦同龄的严幼韵，仍然健康快乐地在纽约生活着。

与严幼韵一同进入复旦的女生中，还有一位名叫陈瑛的中文系学生，也许很多人对她的笔名“沉樱”更为熟悉。陈瑛1927年从上海大学中文系转入复旦中文系，1928年在陈望道主编的《大江》月刊上发表处女作——短篇小说《回家》，受到茅盾称许，从此步入文坛。

1931年，陈瑛与当时任教于北大的梁宗岱结识，两人相爱，几年后结为伉俪。1944年，身在重庆的陈瑛听闻丈夫移情别恋的消息，带着与梁宗岱所生的三个孩子黯然离去。其后，陈瑛到了台湾，在斗焕坪，她教书、翻译，仍一直以“梁太太”自居，署名仍写“梁陈瑛”。两人在上世纪50年代时恢复通信联系。此后沉樱筹划着将梁宗岱的书稿出版，其中甚至包



1930年代复旦女生在上普通体育课(柔软操)



1920年代复旦大学女生宿舍内景

括梁写给新欢甘少苏的词集《芦笛风》。但1982年，重病卧床的梁宗岱希望能见陈瑛最后一面时，犹豫过后的陈却决定坚守曾经许下的“永生不再相见”的诺言，未与梁见面。两人几十年的爱恨纠葛成为了一个难以为外人参透的谜。

我国著名的话剧艺术家、戏剧理论家凤子也是从“东宫”中走出的女士。凤子原名封季壬，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。她在大学时就表现出了很高的表演天分。中文系出身的她文学功底深，英文功底好，常常担负翻译剧本工作。复旦剧社的创始人洪深教授觉得她有当演员的天才，便引导她参加话剧演出。她成为国内第一位演《雷雨》中四凤一角的演员。凤子毕业后到日本留学，在戏剧《日出》中扮演女主角，公演后去拜访郭沫若。郭沫若和妻子安娜杀鸡买鲂热情款待，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：“海上争传火凤声，樱花树下啖春莺。归时为向人邦道，旧日鲂鱼尾尚赭。”凤子后来回上海主编纯文艺杂志《人世间》，得到了郭沫若、茅盾、沈从文、胡风等许多作家的支持。

凤子的丈夫沙博理是个中国籍美国专家。他定居中国五十年，入了中国籍，当选全

国政协委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，因为江青，凤子曾有四年时间受到审查。沙博理始终对她不离不弃。

另一位学者毛彦文女士，曾经担任“东宫”的女生指导，与复旦女生“相处融洽，亦师亦友，几年下来，相安无事”。毛彦文青年时代的惊人之举，是出演了一场轰动江山的逃婚事件。这件事让她成为“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一名时代女性”。毛彦文最真诚、最热烈、最持久、最痴迷的追求者是吴宓。他为毛彦文代取了“海伦”的名字，为“海伦”写了大量的情诗。直至上世纪60年代，吴宓还让人画了一张毛彦文的肖像悬于壁上自赏。这份单恋最终无果——毛彦文下嫁给父执辈的熊希龄，两人的忘年恋缔造了一段传奇。

在自传《往事》中，毛彦文回忆了熊希龄追求自己的经过。那时，毛彦文受聘于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，“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，余时在复旦”。熊希龄内侄女朱曦本是毛彦文就读湖郡女校时的同学，知己。毛彦文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时，常随朱家姐妹到熊府玩耍。熊希龄一直对其关怀备至。1934年，熊希龄到沪，住

在侄女朱曦家。

出于礼貌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。紧接着，朱曦持续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，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。毛彦文坚拒。次日，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。同时，熊氏加大攻势，几乎每天给毛写信或填词寄赠。之后，熊希龄的长女熊芷怀五六个月的身孕，从京抵沪，代父求婚。在这重重包围下，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。1935年2月9日，33岁的毛彦文与66岁的熊希龄举行了婚礼。

熊希龄生平致力于慈善事业，他去世后，毛彦文继承乃夫遗志，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，长年在桂林、柳州、芷江等地拓展慈善事业，造福良多。1961年毛彦文赴台后自动放弃美国绿卡，在台重执教鞭，生活低调。1999年10月3日，繁华阅尽后的毛彦文溘然去世，享年一百零二岁。

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。当年的“东宫”早已毁于日寇的炮火，而“东宫”中那些年轻的身影也逐渐没人历史的尘埃。但，见证这一切的复旦依然存在，带着那个时代的情怀与记忆，并将继续留存下去。

摘自《世纪》2015年第3期

## 醉金花

薛舒



### 30.最深刻的体会

在广州学习、工作了一段时间，肖遥又辗转来到上海，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。直到2008年后期，因为大姐的召唤，她才回到贵阳，加盟富鑫酒业。如今，这个当年胆小怕事的女儿，已经是富鑫酒业的仓储物流部经理。

五姐妹中，当属肖遥最是细心，姐姐们什么时候出外工作，什么时候又回到了贵阳，大姐的富鑫酒业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，别人都只能说个大概，她却连具体日期都记得很清楚。说起她的小女儿，这个4岁的孩子，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，有四个姨妈、三个哥哥疼爱，便也最是受到宠宠。关于女儿的未来，肖遥有着现代女性时尚而又理性的观念：很多父母望子成龙，其实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我不会对孩子希望太多，我只愿她快乐，自然成长。

那么，假如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，又为什么希望自己做个男孩？

被问到这个问题，肖遥沉默片刻，而后答道：爸爸一直想要一个儿子，可是直到我出生，都一直让他失望。爸爸不在了，假如家里有一个男人，也许会不一样……

这就是肖遥的遗憾，她有一种隐藏在内心的愧疚感，虽然身为男孩还是女孩，这并非她的意愿所能决定，但她依然希望自己能遂了父亲的心愿，更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如今只剩下女性的家庭，多一双男人的肩膀，承担一份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
肖遥说，她最喜欢开在野外的那种雏菊，一蓬蓬地生长，生命力很强，虽然每一朵都很小，但开花的时候，像雪花一样，一片片、一朵朵聚集在一起，整个世界都变得美极了。

这就是小雏菊一样的五妹，这个与四个姐姐有诸多不同的小妹妹，一边享受着只有她才拥有的幸福，一边祈祷：家里所有人健康、平安、开心。这就是肖遥的愿望，并且，这是她近期以及未来、长久的、最大的愿望。

贵阳市乌当区火石坡的新厂区，一栋崭

新的办公大楼内，五姐妹的办公室分布在第六层的整个楼面，她们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。大姐周菲，自然是董事长；二姐周彬的办公室门口，挂着“物资采购部”的标牌；三姐周娴在“人事财务部”办公；四妹周颖的办公室门口写着“销售部”，因为大多数时间她要出差谈生意，或者在会客室接待客户，销售部办公室里，通常看不见周颖的人影；五妹肖遥，占据着“仓储物流部”办公室。

一目了然，这是一家女人当道的酒业集团公司，然而，用董事长周菲的话来说，“女人做事业，太累太累了，尤其是白酒行业，更不是女人能轻松做下的”。这是周菲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之后最深刻的体会，也使她对未来抱以更加紧迫的忧虑。

多年来，白酒业起起落落，顺境和逆境交替呈现，周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艰辛与困扰、欣慰与喜悦，便不敢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然成功。当问及近期的梦想时，周菲的回答是：富鑫酒业能摆脱困境。

换言之，周菲并不觉得如今的富鑫酒业是处于顺风顺水的顺境中，也不觉得富鑫酒业已经发展到了她心目中真正壮大强盛的酿酒实体。如今，白酒业更是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和整合，万难之时，五姐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，作为五姐妹中的大姐，周菲更是每一刻都不敢放松紧绷的神经。在男人当道的白酒行业中，这五个女人该如何撑持起她们的一片天空，如何站稳她们的一方土地？这是周菲，也是五姐妹正在面临，甚至将要长久面对的问题。

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，白酒，的确不是女人能轻易涉足的行业。男人可以敞怀豪饮，可以乘酒假气、醉生梦死、纸醉金迷，可以饮醉自醉，借酒浇愁，嗜酒如命，甚至可以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中国历代男权社会延续下来的观念，让人们可以轻易地原谅那些酩酊大醉或者烂醉如泥的男人，却不能允许和容忍女人的“擅饮”。虽然时代已经进步，男女近乎早已是平等了，但一谈起女人饮酒，人们的口吻抑或话语背后，总不免带有一些揶揄或者非贬义但也绝不是褒奖的意思。女人喝酒，是一件微妙而暧昧的事情，这也是以白酒为事业的周家五姐妹需要承受的最大压力和挑战。

### 24.小时候不想上学

我在香港的办公室经常有世界各地的影迷来，等在门口想见我。很多年前，内地到香港还很不方便，所以从内地来的影迷并不多。有一回我在香港拿了个社会学的荣誉博士，领奖之后很开心，就往办公室走，回去要马上准备庆功宴，还要做一些访问，急匆匆的。路过门口时就看到一个男孩子，年纪不大，那天很冷，他穿得很少，身上只有一件毛衣，已经有点弄破了，也不是很干净。我的车子很快经过他身边进了公司里面。进去之后心里却老在想着外面这个影迷，就叫我的工作人出去看一下他，问问情况。一问才知道是内地来的影迷，费了很多周折和路费才来到香港，就希望能见我一面。我一听就先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让人把他请进来。他走进来的时候，抱了三本大大的剪贴簿，冷得还在不停流鼻涕。我让人给他倒了热茶，让他坐下缓一缓，暖和一下。把剪贴簿拿过来看一看，又站起来拍拍他，这一拍他直接哭了，可能是委屈加上兴奋吧，一下子爆发出来，我也有点不知所措，又找人给他拿了一些签名照片和小礼物。

我是苦出身，所以对各行各业最底层的人都有好感，尤其是像饭店服务员啊，空中小姐啊，都会比较照顾。有一次我们去台湾，当地的朋友招待吃饭，在一个饭店的包厢里面。服务员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刚工作不久，动作还不算很熟练。中间她过来帮大家倒茶，手不稳，个子又小，一不小心就把茶淋到了椅背上的衣服上。我看她一下子很紧张，也不管那件衣服是谁的，马上跟她说：“没关系没关系，衣服都可以洗，你有没有烫到？”我这样说，在座的别人肯定也不好意思责备她了。她听我这么说，加上原本就紧张，快要哭出来了，我赶紧又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你不要害怕。”

小时候，我是一个很讨厌上学的小孩。五六岁时的一天早上，爸爸照例很早就把我叫起床，跟他一起去晨练。练完之后他跟我说：“阿炮，你要准备上学了。”我一听就不高兴了。上学？那不是意味着再也不能随便玩了？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有钱小孩已经上学了，我看着他们每天早上起来背着书包，穿着女

里气气的制服出门，就觉得他们很没出息，我自己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想玩多久玩多久，无聊了就去帮妈妈叠叠衣服，看爸爸切菜做菜，或者就跟我“小女朋友”——领事家的小女儿聊天，多开心！

我跟爸爸抗议，说自己不想去上学，可以在家学东西，结果完全没用。几天之后，我就像自己讨厌的那些小孩一样，穿着制服，背着书包出了门。

南华小学是当地一所很好的学校，老师的素质都很高，对学生很耐心和蔼，教室的环境也非常好，同学们也都是家境好的小孩，一般都有挺好的修养。其实能进这所学校读书，是爸妈托了很多关系才搞定的，算是很幸运。可我小时候哪里懂这些，只是一味觉得不想上学，常常赌气，一走进校门就觉得讨厌。

我从小就喜欢动，课堂上总是觉得没事干，老师讲的东西根本不想听，很多单词也看不懂，看着老师的嘴一张一合，我的脑子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有时候实在无聊了，真是恨不得被爸爸拉出去晨练，或者干脆被他打一顿。在座位

上枯坐着要好。那时候我最爱上的课是体育课，终于可以走出门去动一动，很开心。

这样无聊得多了，调皮捣蛋的我就开始自己找乐趣了。在课堂上故意坐在椅子上向后摔倒，逗得全班哄堂大笑，有时向同学做鬼脸，有时噼噼啪啪地敲桌子，搞得大家没法安静上课。这样的招数重复要得多了，老师也就没那么好耐心了，他把我拖出教室让我在外面站着。为了避免吸引班上同学的注意，他还要压低声音瞪着我：“陈港生，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！”后来老师发现我完全是屡教不改，于是我成了展示惩罚手段的最佳样板。有时候上不到半节课，我就已被命令把凳子举过头顶，在走廊上站着，老师不说停就不许放下。再后来他们还会在我胸前挂块牌子，上面写着我犯了什么错误，例如“我又调皮捣蛋了”“我把课本弄丢了”“我没做家庭作业”，有时干脆就只写两个字“没用”。其实我那时候也认不全牌子上的单词，但老师嘴里骂了什么我是听得懂的，估计跟上面的字八九不离十。

## 还没长大就老了

成龙 朱墨



上枯坐着要好。那时候我最爱上的课是体育课，终于可以走出门去动一动，很开心。这样无聊得多了，调皮捣蛋的我就开始自己找乐趣了。在课堂上故意坐在椅子上向后摔倒，逗得全班哄堂大笑，有时向同学做鬼脸，有时噼噼啪啪地敲桌子，搞得大家没法安静上课。这样的招数重复要得多了，老师也就没那么好耐心了，他把我拖出教室让我在外面站着。为了避免吸引班上同学的注意，他还要压低声音瞪着我：“陈港生，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！”后来老师发现我完全是屡教不改，于是我成了展示惩罚手段的最佳样板。有时候上不到半节课，我就已被命令把凳子举过头顶，在走廊上站着，老师不说停就不许放下。再后来他们还会在我胸前挂块牌子，上面写着我犯了什么错误，例如“我又调皮捣蛋了”“我把课本弄丢了”“我没做家庭作业”，有时干脆就只写两个字“没用”。其实我那时候也认不全牌子上的单词，但老师嘴里骂了什么我是听得懂的，估计跟上面的字八九不离十。